

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认同机制和育人路径研究

芦雅琪, 胡 涛, 金致平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 云南丽江 674199)

[摘 要]网络圈层是大学生自发的由兴趣等情感因素及需求等工具因素形成的网络聚合体,在其日常生活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以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网络圈层偏好及“圈层化”发展现状,从主观层面、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探寻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结合圈层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潜在风险,提出如下育人路径:正视网络圈层,加强学生真实世界获得感;重视朋辈培养,提升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树立精准思维,推动主流文化有效入圈,旨在为高校在“圈层化”背景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考。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生成逻辑;育人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03.018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03-0053-0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他们在网络热点问题上表现出关注度高、发言积极但辨识力弱、情感丰富但理性缺乏等问题,网络圈层是大学生自发的由兴趣等情感因素及需求等工具因素形成的网络聚合体,而“圈层化”作为一种大学生表达自我和对外交流的选择,在其日常生活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研究的“圈层”概念,国外学者提及较早,但主要将其应用于城市学、文化圈以及后来的生态文明等领域,较少延伸至教育层面,国内前期重点在网络圈层的构成、概念界定、特征等方面,后结合跨学科视角向外延伸。本文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信息从圈层信息、圈层社交、圈层价值方面展开研究,以多维度探究圈层生成逻辑,进一步充实与扩展网络圈层化的研究体系并通过深入了解圈层,搭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一、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及认同机制

(一) 调研设计与样本数据

基于文献综述对于网络圈层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经过初步测试和修正,设计《大学生网络圈层化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调查问卷》。本问卷从圈层偏好、网络圈层化管理现状、网络圈层影响因素共三部分组成。研究以网络圈层对大学生的影响为切入点,了解圈层加入动机、圈层建立平台、圈层偏好类型等方面的详细内容,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为辅,从圈层信息获取、圈层网络社交、圈层价值引领三个方面设计问题,选择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1至5是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程度评价。

本次调查从2024年1月到2024年3月历时两个月,主要以Y省本科院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线上发放形式,共发放问卷127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226份,回收率96.53%。问卷结果采用SPSSAU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信效度检验和相关分析,问卷各个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问卷信度较好。问卷KMO值为0.918>0.8,进行Bartlett球形度检验, $P<0.001$,问卷具有一定的建构效度。

(二) 网络“圈层化”的生成逻辑及认同机制

1. 主观层面:补充现实的精神需要

调查数据显示,65.09%的学生选择加入网络圈层的动机是获取信息,其中,84.98%的学生会关注并参与圈层的话题

讨论,并将圈层内部提供的信息作为日常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73.97%的学生会因为圈层的存在减少观看主流媒体新闻的时间,说明圈层在大学生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

圈层由来已久,从现实人际交往理论在网络空间这一特定环境中的演变与发展而言,融合社会结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推动,社会关系结构在发生变化。在理论上,费孝通以个体为中心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其提出主要围绕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展开的以水波纹向外推开并随自己所处环境变化而不同的圈子是现实人际关系结构的典型特征。

网络圈层补充了学生的现实社交诉求和精神需要。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建立过程中,多是基于关系共同体进而形成的小圈层,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反而呈现出社交圈层的逐步缩小,从入学阶段丰富的社团、学生会等群体到高年级阶段陆续退出之后,社交范围更集中于宿舍、班级小组等小部分人群,出现了学生的现实生活学习环境不利于自我意识的表达成长、社交圈层局限、疲于现实关系的维护等问题。而问卷结果提示,学生认可网络圈层社交可以补充现实生活社交的需要,且多数学生表示在网络圈层社交的过程中获得过陌生人的心理支持、帮助等,因此学生更愿意选择寄托于网络圈层来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

同时,大学生异质化心理为网络圈层化的传播提供了心理驱动。在调研中访谈学生对于自身人际关系描述多次提及了“课搭子”“饭搭子”这类新型的人际关系定义,结合学生宿舍高频次出现的“床帘”以及疲于社交等心理,认识到现在的大学生更崇尚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我发展,注重个人独特的心理需求,走向另一种“独立自我”的发展倾向。

2. 价值层面:情感价值的有效归属

圈层社交是54.73%的学生加入网络圈层的动机,其中认可网络圈层社交可以补充现实生活社交需要的学生占比为84.42%,73.25%的学生对圈层社交感受是比较无压力的,69.9%的学生会使用圈层语言进行交流并将圈层语言应用于现实生活中。

在现代人学习工作的过程中,科技加速的同时也推动了生活步调的整体加快以及心理压力的增强,学生在隐形的动力条件下追逐时间,但是精神需要并没有伴随着物质提升而

收稿日期:2024-11-15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高校辅导员专项)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成果“网络‘圈层化’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FDY15)。

作者简介:芦雅琪(1993—),女,河南洛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得到满足,导致在大学生群体中抑郁症、焦虑情绪、强迫行为等心理问题的出现频次增多。大学生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需要可以转移压力、时刻关注、有效倾听等方面的情绪出口,存在自身存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的现实问题。

网络圈层本身不受交往主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或身份地位的影响,更偏向于心理学层面的群体认同。首先,圈层建立多是基于“兴趣”“文化”“事件”“产品”等方面构成的群体。网络圈层可根据管理习惯分为有意见领袖和无意见领袖的两种类型,像是豆瓣、知乎等话题讨论小组、兴趣小组虽然发帖回复频繁,但是没有意见领袖主导,属于相较自由的网络圈层;而另一种是基于某个临时性的话题下的诞生,后慢慢延伸到固定的方向逐渐转变为以趣缘为导向的网络圈群。在此情况下建立的网络圈层,优势是能够让使用者觉得在聊天过程中可以快速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的“镜像复制”,信息在圈层内以双向式互动性交往取代了传统的单向性信息流动,积极参与互动并收获及时的信息反馈,容易产生共情和有效的情感价值归属。

3. 技术层面:协同过滤的算法推送

圈层价值引领是得分最高的影响力维度,数据显示,认为圈层可以提升个人的人际交往和学习能力以及收获情绪价值的占比均达到93%,在互联网空间中,圈层身份独立,被调研者中81.73%的人认为在网络圈层中能获得心理支持和帮助,同时,93.56%的学生对于意见领袖/偶像能够激发我的奋斗精神这一题项表示认同。相似的思维方式下更容易淹没不同观点的声音,“圈地自萌”的现象容易促成圈内成员的群体情感加重。

网络圈层化的形成直接受到互联网生态秩序,互联网大数据算法和信息技术的推动,进而产生圈层信息的定制化和高度同质性。大学生对于网络圈层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但是在网络建立关系的过程中,所谓的志同道合以抖音的兴趣圈群为例,它是以大数据算法推荐技术为圈层化提供技术驱动,学生在使用该网络平台的过程中,出于即时的兴趣进行点赞、关注,结合使用者的浏览时长、分享、收藏推荐等行为构成个人的用户画像,平台围绕兴趣点进行个性化推送,在此平台内相似的推荐增加,再进入相关的群体交流平台,进而逐步形成了信息茧房。

互联网快速发展下学生的认知超前,过载的信息背后是与内心追求难以同步匹配的学识和能力,更容易引发学生的焦虑情绪和对未来的迷茫。科学研究也表明,过载的社会压力会减慢大脑灰质的削弱速度,影响大脑正常发展和积极情绪产生。互联网的中心思维是用户思维,其理念中的自由、平等、共享、人本、民主等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学生在情感需要的体验需求,可以满足学生短暂的压力释放。学生在逐渐习惯和接受了碎片化信息所传递的浅层化阅读方式、浅表性思维逻辑之后,会对于纸质书本以及需要系统性进行学习的课程内容产生抵触心理,因而网络圈层的算法推送更符合现代青年的实际诉求。

二、网络“圈层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潜在风险

(一)网络围观下的盲从与失范

网络圈层社交中的诸多不良现象会影响大学生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网络圈层本身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圈群在特定群体环境和规则下进行交互,自由沟通的过程中伴随着不同个体可以掌握的资源及其对于圈子的贡献程度产生了话语权的高低差异,使得看似民主的圈层内部社交呈现出层级化的现象。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地存在于明星饭圈,数据裹挟打榜,管理者号召圈内成员通过日复一日的打榜、投票、转发反黑贴等方式去做数据,来表达对偶像的爱,圈内发言控

评等类似行为实际在抹杀学生本身的理性情绪色彩,学生隐形参与到事件讨论和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发展进程,被动跟随行为,做出侵犯他人隐私、网络言语暴力等失范行为。

圈层内部信息的同质性和排他性很容易成为谣言与虚假信息传播的温床。不同圈层内部因为信息藩篱的制约和大数据推送的影响,回声室效应会被不断放大,以笔者曾经参与式观察过的圈层为例,圈层本身是PS等办公软件交流,但有段时间“00后整顿职场”的热门话题加入了圈层,引发了高度讨论,容易获得支持的多是以偏概全的非理性化立场,反而使得躺平、佛系、对冲等观点占据主导地位。在话题讨论过程中,圈层基于自身利益发声,大部分非核心成员对于圈内的信息保持网络围观态度和看客心态,无形中接纳了圈内的言论、情绪渲染以及心理暗示,成了此类观点的盲从者。

(二)情感共同体影响理性思维能力

圈层通过将大学生的本能诉求和情感需要与社会价值系统关联起来,形成富有创造性、表达力的情感共同体。区别于以往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在网络圈层内部,学生拥有圈层选择自由,不单单是加入和退出,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决定参与圈层讨论的深浅、精力投入的程度等,在不同圈层社交中寻求个体存在感。

因此在情感聚集和群体认同的作用下,圈层内部的声音一致性高,多数圈层都有占据话语优势的意见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意见领袖的态度影响内部群体的价值倾向,在网络社交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非理性的“再中心化”话语形态和群体极化的风险。以明星粉丝圈层为例,大部分意见领袖都是可以拥有一定网络资源、经济实力较强的人群,其中很多都有国外留学经历,接受西方教育观点,但其自身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成熟,比如曾经影响力深远的肖战粉丝“227事件”中,一开始主导发起攻击AO3的所谓“大粉”实际身份只是一名初中生。同时,圈层形成的文化有自己的受众,部分圈层语言表达方式独特,在交流过程中会形成自己圈内特有的网络用语或是词汇缩写,话语表达基于兴趣情感定制,形成自身圈层的文化藩篱,对圈内文化免检、圈外文化免疫,以加密交流的方式增强圈层的认同感和圈内成员的黏合度。

(三)圈层秩序及信息传递易受资本驱动

综合问卷来看,抖音/快手(90.62%)和小红书(61.58%)是大学生日常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此类平台的信息传播存在两大弊端,第一是权威专家的入驻率低。信息的传播大多依靠网红博主,这类博主在做短视频推广宣传知识的同时容易夹带广告且识别难度大,以小红书的生活类圈层为例,当某个品牌成为主推之后,小红书的大量文章都是相关产品的推荐,博主们会以多种方式如测评、Vlog纪实等呈现容易产生平凡人的同理心思维的方式引导用户认可并推送到相关的圈群中去,进而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实际背后受到资本的推动。第二是算法滞后的回声室效应。网络圈层的形成基于兴趣和大数据的推动,但我们的日常兴趣点是随时在改变的,大数据算法对于用户兴趣变化的捕捉是延时的,就像淘宝的购物推荐和B站的“猜你喜欢”,都是基于用户上一次搜索内容展开,容易导致与之相异的或其余非圈的信息无法得到关注。

由此可以发现,网络圈层内有其相关的利益结构作为推手,需求是圈层发展的动力机制。网络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多是媒体与资本的联姻,受到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影响,网络信息呈现可能是完整信息中某个片面内容的二次加工,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可以吸引关注的标题产生内容,创作和传播都向话题度倾斜,因此没有完整逻辑的碎片化信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圈层内部,以偏概全的观点和自由逻辑的辩论形式容易让阅读者产生认同并接受网络平台圈的一些资本化的、负

面的信息。

三、网络“圈层化”育人路径

(一) 正视网络圈层,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真实世界的获得感

以学生的实际需要和个人追求为导向,培育积极心态,增添青年现实生活的获得感。大学生网络圈层选择以及圈层社交状态,多数时候侧面反映了其个性化期望在现实社会中的自我压抑和心理缺失,圈层社交往往是用爱发电,满足的是现实生活照被弱化或是难以纾解的个人情感,圈层生成逻辑的背后是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需要。首先是圈层标签化,以大学生高度认同的“MBTI”16型人格测试而言,它像是一种新型的社交暗号,快速为学生找到自己的人生标签,并借用“I人/E人”表露本人对于社交的态度,来定位自身,形成理想自我。问卷数据也呈现了半数左右的青年在网络圈层内部也较少交流沟通,只是寻找情感寄托和获取信息帮助自己了解世界,因此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社交诉求,我们可以为“I人”打造虚拟活动空间,满足其私人空间被尊重和社会空间的舒适感,为“E人”提供可以追求个性化的现实平台,创设线下活动,鼓励两者的相互带动,加强学生真实世界的获得感。

正视网络圈层,擅用互联网思维,推动圈层的转化、解构、新创和监管。网络圈层在满足自我需要方面可以划分为精神寄托明确的情感类圈层和非精神引领的工具类圈层以及特定事件引发的临时圈层等,其中情感类圈层是基于兴趣、喜好、价值观、认知等方面的趣缘聚合,工具类圈层是基于技术、产品、平台、文化等方面的技能需要,都有很强的主观选择性,伴随主体成长需要不断变化,因此同一个学生往往同时归属于多个网络圈层。而网络圈层社交和信息传播是中心点到受众面的去中心化过程,教育工作中可以聚焦校内有效话题,运用互联网用户思维和流量思维,推动临时圈层的转化、结构,以“圈层重合点”为契机,搭建多维度的价值观体系和主流文化传播的窗口,进而完善圈层内部的监管工作。

(二) 重视朋辈培养,以情感为纽带,提升自我发展的内驱力

Z时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了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社群交往关系和价值思维方式。教育工作者在走进圈层的过程中要提升解读批判媒介信息并能将其运用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媒介素养,要尊重学生在网络圈层社交的主体地位,从学生接受动力层面,挖掘当代青年对于思政话题的情感倾向。比如通过对微博平台人民日报近3个月原创博主的点赞、转发、评论等情况梳理,发现网民对于国家敌对、民族自信、道德事件、英雄楷模等方面的关注度较高,像是“与中华5000年文明对话”的微博转发量可达上万次,是一般原创博主的几倍,教育者可以把握学生的兴趣点进行延伸,在话题讨论过程中实现共情、价值判断中的选择和参与感。

圈层内部的凝聚力更加依赖成员之间的群体认同,在相较自由的准入机制下,学生更愿意将个人情感向网络圈层内部进行表达,沉浸在自身兴趣爱好相关的信息环境下也可以形成暂时性的压力释放,容易产生情感归属。而短视频平台的海量、多样、可视、真实都更富有视觉冲击和娱乐性,容易造成圈层沉溺因而与相似脱轨,变成网上一群人的狂欢,网下一个人的孤单。网络圈层在价值引领方面需要重视意见领袖和朋辈精英,高校青年教师和学生要形成合力,团结校内自身群众基础的网络的各大平台UP主,把握学生党员、班干部的双重属性,挖掘有文案创作、剪辑技术的同学,形成师生网络骨干队伍,以校内焦点话题为抓手,激励团队开展网络创造,形成一支隐形主流声音的传播团队。

(三) 树立精准思维,以内容为核心,推动主流文化有效入圈
网络圈层以隐形载体形式筑起文化育人环境,圈层本身

具有群体性、交互性、自主性等特征,当主流思想有效入圈后,能够反塑圈内成员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首先,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缺少时代性和生活性,难以贴近学生的生活。教育者在内容选择上要树立精准思维,找到不同类型学生的关注点,引导小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结合,推动国家政治与国家文化相契合。比如在汉服圈层内,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喜爱汉服的基础,因此在价值观念塑造上,可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在圈层讨论中引入河南春晚“入梦风华”的汉服话题视角,以文化铸造共同体。在教师的指导下,在班级内组建兴趣小组,学校内组建学生社团,共同构建大学语文学习实践共同体。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以大学语文教师为指导教师,学生成立了普通话协会、演讲协会、读书协会、朗诵团、话剧社、文学社、国学社、礼仪队等十多个团体组织,这些团体和大学语文课程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普通话协会和大学语文教学中字词句的读写教学直接对标,读书会和大学语文的阅读教学相关,朗诵团和话剧社锻炼学生口语表现力,同时加深学生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演讲协会侧重口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文学社会自信引导学生先有政治立场再有文化审美,从个人兴趣提升到思想层面,以贴近生活、拥抱生活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在圈层内容打造和传播过程中,官方媒体要走出舒适圈,构建整体联动、多维互动的矩阵传播方式,以多平台矩阵横向扩大主流信息发布的广度,以分类账号纵向完善主流信息发声的深度。在智媒时代,圈层信息本身受到算法推送和信息茧房效应的影响,圈内成员所看所听所想都趋于定制化,同质化的内容不断更新会逐步强化圈层内部营造出来的影响力,造成其他声音难以进入的现象。因此,要让主流文化入圈,需要官方媒体平台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把握泛娱乐化影响下学生的注意模式,改变以往灌输性的、偏理论的信息传递习惯,与大V博主中本身视频偏好历史、人文、育人、科教等方面的博主进行联合,抑或是打造官方“整活”系列,制作短视频或微电影完成内容创新,以网络文化体验性、趣味性的呈现方式来分割学生的注意力资源,打破次元壁,促进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相融合。

参考文献:

- [1]李双超.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22.
- [2]汪凯达,余龙进.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矛盾与调适[J].高校辅导员,2024(1):42-47.
-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4]曹银忠,李栓栓.破圈: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使命[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1):79-87.
- [5]魏楚涵.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高校德性培育的困境与对策[J].林区教学,2022(12):1-4.
- [6]王倩茹,张荣.社会学视域下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20,33(6):14-20.
- [7]罗琳.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1(3):75-83.
- [8]马超,呼大永,孟庆川,张鸿浩,董伊然.基于社会学视角的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探析[J].传播与版权,2023(3):90-92.
- [9]马瀛.网络趣缘群体圈层传播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10]张仁仙,杨阳.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J].林区教学,2023(8):6-9.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Logic, Identity Mechanisms, and Educational Pathway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Network "Stratification"

LU Ya-qi, HU Tao, JIN Zhi-ping

(Lijiang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Lijiang Yunnan 674199, China)

Abstract: Network "stratific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merges spontaneously from emotional factors such as interests and utilitarian factors such as needs, occupying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ir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utilizes surveys to explore their preference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ir network community "stratification". It delves into the formation logic of these "stratifications" from subjective, value-based, and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s. By addressing the potential risks reveal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ommunitie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cknowledge online communities, enhance students'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the real world, emphasize peer cultivation, boost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self-development, establish precise thinking,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ainstream culture into these communit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universities to cond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stratification".

Key words: network "stratification"; formation logic; educational pathways

(责任编辑:章樊)

(上接第52页)

参考文献:

- [1] Stryker, S. Identity theory: Developments and extensions [C]// K. Yardley, T. Honess. Self and Identity: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Wiley, 1987:89-103.
- [2] Tracy, K.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 [3] Ajayi, L. How ESL teachers' sociocultural identities mediate their teacher role identities in a diverse urban school setting[J]. The Urban Review, 2011(43): 654-680.
- [4] 徐敏,陈新仁. 课堂语境下大学英语教师的身份建构及顺应性[J]. 外语教学,2015,36(3):50-54.
- [5] 张润晗. 网络课堂语境下高校英语教师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J]. 外语学刊,2022(2):22-27.
- [6] 袁春波,顾荣荣. 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的身份建构[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3(8):29-31.
- [7] 王爱霞.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英语教师语用身份的话语建构[J]. 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23,36(5):54-60,66.
- [8] 陈新仁. 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与交际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7.
- [9] 黄菁菁,肖伟,李欣. 产出导向法视阈下外语教师语用身份的动态建构——以中国文化英语课堂语境为例[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36(5):88-95.
- [10] 佟丹丹. 英语在线教育中教师语用身份建构及语用策略研究[J].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2020,33(1):55-58.
- [11] 吴珏. 英语网络课程教学中教师的语用身份及其话语建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1(3).
- [12] 代慧婷. 语用身份视域下高中英语教师课堂多模态话语策略研究[J]. 英语教师,2023,23(9):115-119.
- [13] 易仲良. 语用学的方法论和解释力[J]. 现代外语,1996(1):17-20,72.
- [14] 孙莉. 语用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法探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2):9-14,33,94.
- [15] 侯慧冰. 语用学研究中的定性分析法探究[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36(1):123-124,127.
- [16] 何自然,冉永平.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Review on Domestic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in Last Decade

CAI Yan-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the author made a research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CNKI.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has achieved rich results in China, mainly involving the types of teach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objects mainly focus on English teachers, especially the pragmatic identit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Although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have a certain representativeness, the research object is relatively limited, which fails to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teacher pragmatic research. Therefore, the futur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needs to broaden the ways of research, explore the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provide a wider range of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Key words: teacher pragmatic identity; pragmatics; research review

(责任编辑:桂杉杉)